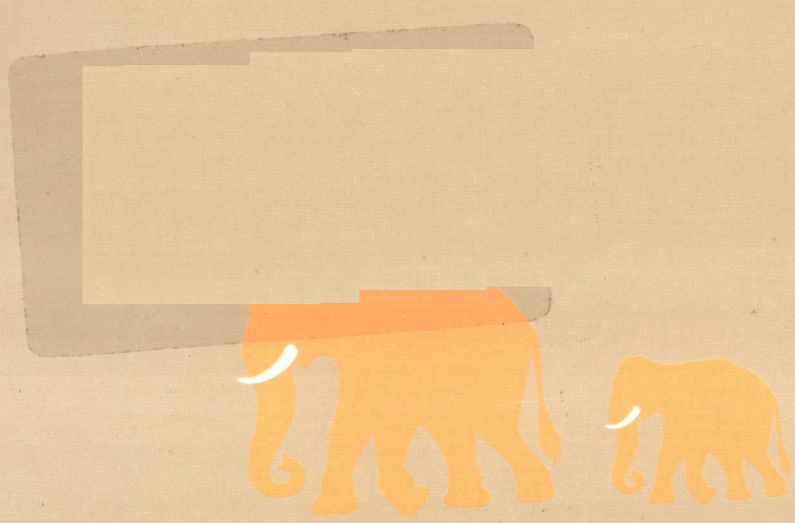


Roaming around in
印度走着瞧 **Ind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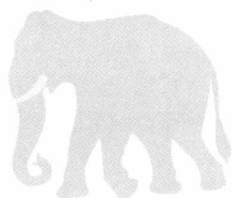
许崧 著 XU SONG

人民文学出版社

印度走着瞧

Roaming around in India

许崧 著 XU SONG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印度走着瞧/许崧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ISBN 978-7-02-007966-7

I. 印… II. 许…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35736 号

责任编辑:王 晓

特约策划:吴文娟

装帧设计:董红红

印度走着瞧

许 崧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装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90 千字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10.5 插页 2

2010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02-007966-7

定价 29.00 元

前面的话： 关于游记这回事……

五个月的旅行之后，二〇一〇年三月我终于回到上海。

正在备战世博会的上海大概是目前世界上变化最快的城市，足以令我覺得新鲜。五个月不相见，对我而言最显而易见的变化，一是轨道交通的线路图变成了一团乱麻，再者是——最好哪位高人能告诉我一下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年轻人戴着没有镜片的眼镜架！

作为一个每次看到异象奇观就首先检讨自己保守落伍的人，这一次我也实在有点忍不住。倒不是说这就是今年的新发明，戴着空镜架上街的人我二十年来时不时就能看到一两个，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成规模地出现过。我过去总以为那些时尚界专属的愚蠢仅仅只停留在T台上，没有人会笨到真的去穿那些不可思议兼不能见人的衣服。现在我终于明白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如果时尚业的大佬们发起狠来，他们绝对有能力驱使成千上万的人在脖子上挂个马桶圈出去逛街。

当我在拥挤的地铁里看着那一副副空洞洞的眼镜架时，我一边努力克制着伸出两指直戳过去的冲动，一边暗想：幸亏我也还算是个本城的常住居民，确切地知道至少五个月之前上海的模样。万一我是某个异国他乡远道而来的游客，大概回到酒店就会在博客中兴奋地写道：很多上海市民喜欢戴没有镜片的眼镜架，这种可敬的传统可能是源自中国人对于知识的尊重。这样的风俗实在应该尽快传播到西方国家去，如果大家多购买一些自己实际上并不

需要的东西,那么全球也就能尽快从经济危机中复苏……

在用胡思乱想默默地娱乐过自己一番以后,我很自然地就把这一切忘到脑后,直到我想起要给路上的一些新朋友发照片。那些人的电邮地址都被我很随意地抄写在旅行笔记中,在字里行间查找时我难免就看了几眼自己写下的只言片语,然后我忽然回过神来:这里面的字句,有多少是属于“很多上海市民喜欢戴没有镜片的眼镜架,这种可敬的传统可能是源自……”一类的呢?

我很早以前听过一则笑话,是一群什么什么“学家”去旅行,火车开进苏格兰的时候大家看到车窗外的草原上有一头黑羊,天文学家说:“啊,多有趣啊,苏格兰的羊都是黑的!”物理学家马上提出异议:“不对不对,我们只能说,在苏格兰,有一部分羊是黑的!”逻辑学家则接着表态:“这种说法也不可靠,我们真正有把握的是,在苏格兰至少有一个地方,至少有一只羊的一侧身体是黑的!”

这则充满英国式尖刻的笑话很准确地解释了旅行文字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即便是面对同样的场景,不同的人都会有不同的解读,且不说大部分人去到的还是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时节、和不一样的旅伴、怀着不一样的心情。此外,绝大多数情况下,游记记录的还是产生了偏差以后的回忆——游记统统都是个人回忆录,这点没有人有异议吧?

当然,旅行记录者的知识结构也是游记的重要构成之一。这个我很有发言权。在这本《印度走着瞧》里面至少有一处硬伤,我在全文完成一年多以后才知道。在本书“第二十四天”中有一句话:“咖啡在全世界都是差不多的发音,除了意大利;茶在世界各处的读音跟我们都大相径庭,除了印度。”——这个论断是不对的。在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土耳其和伊拉克等西亚诸国,“茶”的发音也都跟我们差不多,远不止是印度。这是我走过了一趟西亚以后才学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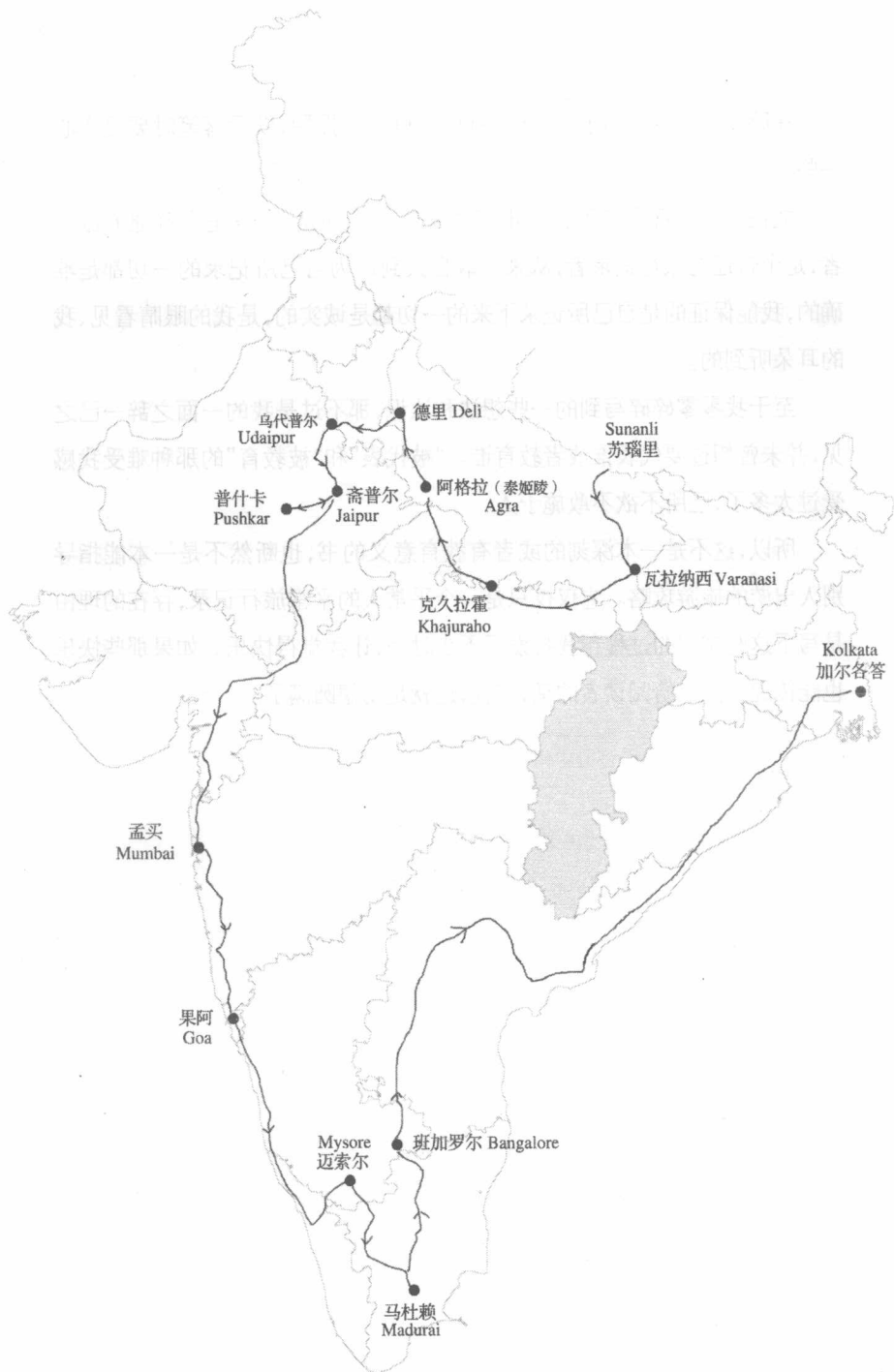
除此之外,现在这本书里我不知道的错误到底还有多少、究竟是些什么,对我仍是个谜。考虑再三之后,我决定还是把这处已知的硬伤留在原地——我落笔的当时就是这点认识,不用伪装自己通晓万事像个“百度知道”。

在脸上留个大耳刮子的红印,对自己也是个提醒,以后落笔时要更小心一些。

能在各位看官面前为自己申辩和说明一下的是,我只是个普通的旅行者,是个普通的旅行记录者,从来不敢自大到以为自己所记录的一切都是准确的,我能保证的是自己所记录下来的一切都是诚实的,是我的眼睛看见、我的耳朵听到的。

至于我零零碎碎写到的一些想法和认识,那不过是我的一面之辞一己之见,并未曾想过要代表谁或者教育谁。“被代表”和“被教育”的那种难受我感受过太多了,己所不欲不敢施于人。

所以,这不是一本深刻的或者有教育意义的书,也断然不是一本能指导别人出游的旅游攻略。它仅仅只是一个平常人的平常旅行记录,存在的理由是写下这些文字的过程帮我打发了不少时间,让我觉得快乐。如果那些快乐也能传递一点点给读者的话,在我,这就是功德圆满了。



目录. contents.

001. 前面的话:关于游记这回事……

001. 第一天
二〇〇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星期三

022. 第二天
二〇〇六年三月二十三日,星期四

037. 第三天
二〇〇六年三月二十四日,星期五

052. 第四天
二〇〇六年三月二十五日,星期六

066. 第五天
二〇〇六年三月二十六日,星期日

079. 第六天
二〇〇六年三月二十七日,星期一

096. 第七天
二〇〇六年三月二十八日,星期二

110. 第八天
二〇〇六年三月二十九日,星期三

125. 第九天
二〇〇六年三月三十日,星期四

138. 第十天
二〇〇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星期五

149. 第十一天
二〇〇六年四月一日,星期六

157. 第十二天
二〇〇六年四月二日,星期日

169. 第十三天
二〇〇六年四月三日,星期一

182. 第十四天
二〇〇六年四月四日,星期二

193. 第十五天
二〇〇六年四月五日,星期三

201. 第十六天
二〇〇六年四月六日,星期四

211. 第十七天
二〇〇六年四月七日,星期五

219. 第十八天
二〇〇六年四月八日,星期六

228. 第十九天
二〇〇六年四月九日,星期日

236. 第二十天
二〇〇六年四月十日,星期一
244. 第二十一天
二〇〇六年四月十一日,星期二
255. 第二十二天
二〇〇六年四月十二日,星期三
268. 第二十三天
二〇〇六年四月十三日,星期四
278. 第二十四天
二〇〇六年四月十四日,星期五
283. 第二十五天
二〇〇六年四月十五日,星期六
291. 第二十六天
二〇〇六年四月十六日,星期日
302. 第二十七天
二〇〇六年四月十七日,星期一
311. 第二十八天
二〇〇六年四月十八日,星期二
321. 第二十九天
二〇〇六年四月十九日,星期三
326. 后记

第一天

二〇〇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星期三

我是一个兵。

一个海军航空兵,航空母舰甲板上的地勤,任务是站在起降跑道上手舞足蹈地做手势,引导战机顺利起飞或降落。装甲飞鸟在我身边轰鸣着经过,每次都引起巨大的震动,让我站立不稳颤抖个不停。我恶声恶气地跟身边的人喊着说话,不停地抱怨今天怎么就忘了戴隔音耳罩。

最后,一阵剧烈的“轰隆”声终于把我惊醒。我疲惫不堪地在黑暗中睁开眼,花了十秒钟或是十分钟时间努力地思索自己到底是在哪儿。不管是自愿还是被迫,我醒来的时候都会有一阵子丧失时间感和思维能力,并且指挥不动身体。我猜一个植物人苏醒时大概也就像我这个样子。

我睁着眼睛,瞪着眼前的一片黑暗。我想起来了。这里是尼泊尔的边境小镇白拉瓦(Bhairawa)。

我和小郑同学一路千辛万苦地从博卡拉移动到这里(路上还要和大家一起拆游击队的路障,拆路障还拆出一颗地雷来,真的是有点辛苦),现在正准备动身离开这个动乱的国家,到他们南边的邻国印度去。

我们昨晚不幸住进了一家临街的旅馆一个临街的房间。白天察看房间检查卫生工作时我们没意识到会有什么不妥,到了半夜才醒觉楼下那条狭窄的街道原来是尼印边贸的大动脉,满载的货车漏夜不停地驶过,脚步沉重得

让每扇窗户都在摇晃。我们像是住在一个余震不断的地震灾区。

我和小郑同学经过一阵喃喃梦呓式的紧急磋商，认定地震时继续睡觉有违人性本能，不如就此起身去另一个国家探险。这个时候是早上——该死的——四点钟。

我们磨磨蹭蹭地收拾好自己和随身行李，看了会儿电视，五点多把柜台上值夜的职员弄醒，大家各自带着一张浮肿的隔夜面孔办理了退房手续。出门后花五十卢比叫了辆三轮车，我们在清晨的凉风中走完了尼泊尔的最后四公里。

这个边境有点不太像边境。尘土飞扬的马路边，尼泊尔出入境办公室看起来就像是某个偏远县城的机关单位传达室，不同的是这里有一群疲惫不堪的嬉皮士东倒西歪地围在窗口。他们正在办理入境手续，脸上带着狂欢后宿醉的倦怠神情。我要是边防警察就要好好搜一遍，准定能从他们身上比如裤裆之类的地方搜出大麻来。

离开办公室几步远的地方，是一座建了一半的印度国门，现在还只是一个水泥坯子，上面“WELCOME TO INDIA”（欢迎来印度）的标语倒已经写好了。印度国门前有一根阻挡车辆用的横杆，是那种一端挂着块石头、车辆通过时要靠人奋力按一下的杠杆，严肃性还不及我家小区的车库。栏杆旁边坐着一个同样很不严肃的边防警官，坐姿看起来像是连续打了两天麻将，刚刚才被人从麻将桌上替换下来。走过这个垂死的人身边，穿过那个水泥国门，我们正式踏上了印度的领土。

这就算是到印度啦？

我的脑袋像是被人猛击了一下，发出大铜锣敲响时那种“哐”的一声，铿锵而绵长。这下子我才觉得自己真的醒了。

我是这么一种人，就算预先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而且哪怕确切地知道事情会发生在哪一天哪个钟点，到时候还是会手忙脚乱惊慌失措。

印度绝对不是什么意外。确切地讲,我和小郑同学四个月前就确定了这次旅行的目的地是印度,然后花了好几个月时间做计划做准备。然而,在被她一路领着拿了签证、买好车票、经过西藏和尼泊尔,最后终于站在了印度的国门前时,我才如梦方醒地发现——啊?这就到了啊?这就是印度了啊?我还没准备好啦,我还什么都不知道啦!

作为一个智商和见识都在平均线附近的中国人,我对印度的了解也基本处于咱们国人的平均水准,也就是说基本上没有了解。所知道的无非就这么几件事:他们是个形状像舌苔一样的南亚国家,气候很炎热;他们的十亿人民群众长相跟欧洲人差不多,肤色跟非洲人差不多;他们打招呼的问候语跟尼泊尔人民一样,叫“奶妈四代”(这是我刚从尼泊尔学来的);他们讲英语;他们的女人额头上喜欢点颗红痣,鼻子上喜欢挂个环环,穿的衣服是一块把自己裹起来的大花布;他们的男人脑袋上都包着块床单;他们不论男女都喜欢载歌载舞,而且天生就会扭脖子;他们现在做软件很厉害;他们的土产叫印度神油;他们的运动是瑜伽和板球;他们制作的电影数量全球第一,我看过其中的两部:《流浪者》和《大篷车》;他们点头摇头表达的意思跟咱们正相反;他们有个伟大诗人叫泰戈尔;他们有个伟大领袖叫甘地;他们现在的总理叫辛格。哦,还有,以前他们还跟我们干过一仗,最后他们吃了亏。哦,还有还有,好多中国人习惯上是管他们叫“阿三”的。

要是把所有的细枝末节都算进去,我大概可以“哦还有还有”个几分钟。不过,对于人口数量占世界六分之一仅次于我们、并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会超越我们成为人口第一大国的这个邻居,我所知道的那么一点点实在不算太多。

现在,我带着这么“一点点”和一本 Lonely Planet《印度》,走到了印度门口,心里惴惴不安。在下面的一个月里,我将在这个国家进行一次匆忙的旅行。

我们只有一个月的时间。

这不能赖我。在上海申请印度签证的时候我原本期望能够获得三个月的许可，但是印度领事馆负责发签证申请表的一个小伙子使劲跟我说“一个月够了”。他说一句“一个月够了”，我就说一句“一个月不够”，他再说一句“一个月够了”，我就再跟一句“一个月不够”。大家这么来回拉锯来拉锯去，最后我被他带到沟里误说了一句“一个月够了”，他赶紧很满意地就此打住。

因为这种菜市场式的讨论决定了我印度旅行的长度，所以我不是很清楚到底在上海能不能依法拿到三个月的签证，要说不行他何不干脆直接告诉我还跟我玩什么绕口令，要说可以呢他又干嘛偏偏不发给我——我都陪他绕半天了难道还不够有诚意？反正，印度很神秘。（顺便说一句，现在铁定可以拿到三个月签证了，根据印度政府的新规定。）

我使劲想要拿到印度的三个月签证并不是因为我讨价还价成瘾需要送医治疗，我是基于对这个国家的幅员辽阔有深刻的认识而认为只有一个月的印度之旅会让我很忙很忙，三个月可能都还只是勉强够用。

印度的国土面积三百一十万平方公里，差不多有两个新疆那么大。二〇〇五年秋天我和小郑同学去过一趟新疆，知道那个尺寸意味着什么。我们在那年的九月三十日进入星星峡，十月三十一日离开，足足一个月还觉得时间紧张，还觉得不过瘾。新疆之旅我们还是自己开车的。现在倒好，现在我们要去一个面积是新疆两倍、人口是新疆五十五倍的地方，还得全部仰赖当地名声不怎么好的地面交通，却必须在一个月的大限前离开——我不理解印度政府为什么要这样为难我。

在此之前，有关印度别人在说些什么我不是很关心我只当是个参考，但我确实是从印度签证这桩事情开始觉得我们这个南亚邻居的思维方式很别具一格。一开始我都没敢往那个方向去想——他们该不是以为我想赖在他们国家不走了吧？他们该不是以为我有移民印度的倾向吧？

所以，从第一次跟印度打交道开始，我就隐约地觉得印度人民不喜欢我。而我走进印度才不过十分钟，我就发现自己误会了：他们挺喜欢我的——他

们挺喜欢想方设法占我便宜。

印度国门背后是一个叫苏瑙里(Sunanli)的边境城市,街市冷清清的,大部分商店还没有开门,马路上隔开一二十米就有一堆垃圾在燃烧,空气里弥漫着烟雾、尘土和由此引起的呛人味道。这个城市的面貌跟尼泊尔的看起来差不多,一样老旧残破,却也一样充满着南亚人钟爱的鲜艳色彩。

我们在街道上走了几分钟,发现有个事情不太对劲——这个,似乎,好像,就这么溜达着走进一个国家去,不大正常吧?

正常的状况下,边境地方应该有个罹患面部肌肉麻痹症的菩萨穿着一身制服,坐在一个严肃的小隔间里把我的证件收走,并且像个照相馆师傅一样命令我把脑袋摆来摆去,好让他把我的靓照收到电脑里。他们有时候还会问我一堆诸如“你到我们这里来有何贵干”、“看到我们的靓妹会不会临时起意啊”、“你不会是个间谍吧”之类的无聊问题,最后才会——看起来总是很不情愿似的——给我盖上一个入境章,代表政府正式恩准我合法地进入他们的国家。有的国家还会在我的护照上毫不客气地写上“不许工作”之类的字眼。因此,我在走进印度时也很想知道印度人会在我的护照上留下点什么痕迹,会不会给我盖上一个“吃牛肉的干活绝对的不允许”的图章。

可是,这里手中捏着图章的人儿,你们在哪呢?

我要是缺心眼的话,可以一路顺着苏瑙里的街道走下去,前面就有几个掳客模样的人迎面走来,好像是要招呼我们上长途车。我确实要上长途车,可是,我得先找个地方盖章啊,不然以后被人逮住,往小处说叫“偷渡”,上纲上线的话没准还能算“入侵”——如果他们把我的指甲刀定义为武器的话。

我就像是个在电脑游戏里面迷了路的人,决定回到原点也就是国门那里去,仔细看看这个国家是不是真的准备不设防了。

结果在一个门廊底下我们找到了印度的出入境办公室。

这个所谓的“办公室”也就一张办公桌,摆在一个广式骑楼建筑的过道

上,桌子背后懒懒散散坐着几个人,为首的是个比较壮实的胖子,穿着整齐,很有公务员的模样。这摆设要放在国内我会觉得是某个银行在推广信用卡,全没想到这是印度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边防管理机构,所以第一次就错过了。

胖子官员很客气,比一般的菩萨有活力,把我们的护照缴去仔细翻看了一遍,然后从乱七八糟的桌面上找出两张表格给我们填。他自己也没闲着,也要在一个账本一样的东西上写写画画。打开本子以后,胖子拍了两下胸口,表示自己没找到笔,他晃了下脑袋,问我能不能借我的用一下。

笔?这我倒有的是。我每次都随身带着一把无印良品的黑色水笔。这种水笔值得特别介绍一下——这是我觉得写字最舒服的便宜水笔,可偏偏它也是史上最不经用最容易写完的笔,结果是我走到哪里都要带着,而且总是带着一堆。你说这会不会是日本人故意的?

我随手把无印良品递了过去。不识货的胖子抓过去看了看,又给丢回来。他指指小郑同学手里的笔,示意要她的那支。她那支斑马笔看起来确实比我的高档些。

斑马就斑马。我让小郑同学把笔交给胖子,另找了一杆笔给她填表格。

印度人对表格的喜爱可以用“狂热”来形容,这是我们第一次领教。我要在入境登记表上填上一堆祖宗十八代的信息外加回答八百多个问题,要是真有人愿意认真阅读一遍,对我的了解程度大概会超过我爹妈——当然,如果我全都说实话的话。写考卷的时候(有一瞬间我真的以为自己是在考试),我偶尔会抬起头来,看看胖子身后的头顶上有没有写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标语。没有,什么都没有。很好。

于是我高高兴兴地开始把自己描绘成另外一个人。要是有一天印度警察拿着这份表格去中国找我的话,他们会在上海的街头到处打听去浦东的虹桥镇怎么走,宝钢的宿舍在虹桥镇的什么位置,那里有没有一个开小卖部的武林高手,天天用铁砂掌在炒糖炒栗子。

他们让我忙得要死,我想象一下如何把他们支得团团转总可以吧?

等例行手续办完以后，胖子很高兴地在护照上盖了入境章递还给我们。后来我们听说，还真是有外国游客错过了这个手续，等到要离开的时候被边防官员一把揪住衣领子罚钱。

我们站起身来，把东西一件件装好。每次过境时我们总是把包里的一大堆东西翻出来，证件、文件、参考资料什么的，都是很要紧又很容易弄丢的物件，所以要格外小心。我一边收拾，一边斜着眼瞄来瞄去，发现胖子一点都没有要把斑马笔还给我的意思。而且，那支刚才还在他手上奋笔疾书的笔已经不见了。

等我和小郑同学把行李背好时，胖子站起来摆出像是要欢送我们的姿态。在即将转身离开的最后一瞬，我对胖子伸出了手。我的意思是跟他把笔要回来。

出乎我意料的，胖子热情地握住了我的手，说了句——欢迎来印度！

很不好意思，在他热情洋溢地表示欢迎的同时，我说的是——请把我的笔还给我。

胖子恍然大悟地“噢”了一声，低头在纸片纷飞的桌面上到处翻腾，终于在一大堆文件底下找出了那支斑马笔。我把笔插进口袋里，歪笑着跟他正式握手道了再见。

我并非指控那个代表印度政府的胖子想要摸走我的笔，我只是对经历的事情作诚实的描述。他也许有心也许无意，真相除了他自己没人知道。我只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排除他想占我便宜的那种可能性。

这件事情对我是个提醒，让我清楚明白地知道自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国家，前面的尼泊尔经验已经全不适用。

尼泊尔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以印度教为国教的国家（印度反倒不是）。前面三个星期我们见过了很多本以为只有到印度才看得到的场面，包括印度教的神庙、圣河边的火葬以及各种各样印度教的风俗和奇装异服。我最喜欢看